

姘紫世情丛书
何玉湖 主编

乒乓教育

胡
练
著

乒乓教育
儿女情
我的另一部分生活
——黄化芳平
pingpangjiaoyu

北京文艺出版社

何玉湖
主编

胡
练
著

姹紫世情丛书
CHAZI SHIQING
CONGSHU

教育

丘

丘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乒乓教育 / 胡练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5

(姹紫世情丛书 / 何玉湖主编)

ISBN 978-7-5378-3531-2

I. ①乒…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3288 号

书 名	姹紫世情丛书·乒乓教育
著 者	胡 练
责任编辑	张秉正
封面设计	郝凝辉 王艺卿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h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130 千字
印 张	45.25
版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531-2
定 价	100.00 元(全四册)

第一章

1

肩挎大旅行包的沈思清教授来到“华鼎乒乓球俱乐部”门前，正遇到从宽大的茶色玻璃门里面出来的神色慌张的女教练叶隼。

“你又干啥来啦？”叶隼瞪着红红的眼睛问。

沈思清觉得她那神情不仅仅是往日的反感、嫌恶，简直有点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意味了。

“就是想女儿了，很想，就来了，来看一看她。”他那张方阔的脸上笑意平和，而话口儿却平和中带着硬气。

“噢，坐五百里夜车赶来，就为看……啊看看女儿！”

“难道这理由还不够充分么？”

“你不嫌累呀！看这一眼得花多少钱啊！”叶隼气鼓鼓抢白道，而后半眯起眼端详着他，问道，“你……你听到什么了吧？”

“没有啊。”沈思清浓重的双眉向上一挑，“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没事。”叶隼的杏眼中是一种躲躲闪闪的眼神，“不过……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封闭训练，不能见队员！”

“那，明天可不可以？”

“明天也不行！”

沈教授对此已经习惯了，女教练最不喜欢说“行”、“可以”、“同意”。仿佛于她这种自小在竞技圈子磨炼大的人，说了那类话就等

于失分或是败了一局；而每说一句“不行”、“不可以”、“我不同意”，就好像是得了分，赢得了一局。

“至于如此壁垒森严嘛。”教授探头要往门里看看。

叶隼本能地移动着身子遮挡着他的视线，同时转脸对门边穿制服、带警棍的熊保安说：“你给我看住他，不许他进来啊！”

沈思清心存忌惮地侧目瞟那个往日凶巴巴的保安，发觉他今天垂肩拉胯、灰不溜丢的，没了那怒目金刚般的凶相儿。

这位身穿灰色风衣、高高大大的中年教授在俱乐部门外的小广场上徘徊了一会儿，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上午9点。他无奈地摇摇头，正欲拔脚离开，那个姓熊的保安小步颠颠跑过来，用乞求的口气说：“这位家长，您、您快去看看吧，叶练她、她……”

沈思清随着保安进了玻璃门，看到穿一身红色运动服的叶隼就蜷坐在宽敞的前厅大理石地面正中央，身体松松垮垮，已经哭成了泪人儿。

“叶练……”他挖挲着双手，在年轻、窈窕的女教练身旁兜了半圈，想扶她起来，又觉不妥，只好蹲在她身边。

“沈教授！……”叶隼凄切地叫了一声，又泪如泉涌。

“叶练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叶练”是队员们对“叶教练”的简称，队员家长们便也随着孩子们的习惯这样叫起来。

“沈冰冰她……昨天晚上，跟吕见虹、张雨燕几个女队员，一共八个，集体离队出走了！”

“啊！离队出走？”沈思清瞪大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傻在那里。大大的旅行背囊由肩头滚落到地。

沈思清随叶隼进了女队员宿舍。

“俱乐部报警了吗？”

“还没有。老总不让，说事情一点眉目都没有，不能随便报警。”

宿舍里凌乱不堪。四个双层铺位，八个人挤一个房间，有的床上被子都没叠，有的床上放着打开的皮箱，衣物乱七八糟摊着。

“不能这样了，不能这样了。”沈思清连连摇头，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叶隼吃惊地问。

“噢……”他愣了一下，旋即回过神儿来，哭笑不得地说，“我看这儿好像刚刚遭到一场洗劫。”

“准是走得太急了，跟败兵逃跑似的。”叶隼本是挺清俊的脸庞变得很是难看，是一种既抑郁又厌恶的表情，嘴角向下撇着，浮现出含着苦味的半笑不笑。

也就十五平米大的屋子中间，纵向拉着的两根绳子上面挂满了湿淋淋的运动衫、短裤、女孩内衣和袜子。

高大的沈思清俯下身摸了摸湿湿的地面，再摸摸床上潮潮的被褥，又蹙眉自言自语道：“不能这样了，真的不能这样了……”

“你说什么呢，沈教授？”

“噢……我想这屋里，每天都跟花房似的。”

“你是说这红红绿绿的运动服？”

“我是说湿度。”沈教授正色地回答，“队员的运动衣要天天洗，八个队员的湿衣服挂在宿舍里，会天天保持着花房的合适湿度。”

“你、你这是头一回进女队员宿舍？”叶隼话口有点软。

“你这是头一回允许我进女队员宿舍。”

“这、这是规定嘛。我们有规定。”叶隼嘟哝道。

“何必塞得这么密集，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这是在国内，不是在欧洲，给她一个人住一间，还得带卫生间。”

“国内专业队也从来不是这个条件呀。河北队、山东队、江苏队，

哪有这样的？”

“在我这儿就这样，全队十六名队员，集中在两间宿舍，便于管理。这是我的一项新举措。”叶隼也斜了沈教授一眼。“我看是你那宝贝女儿到欧洲打了一年球，给养娇贵了，受不了国内艰苦奋斗的生活了。”

“不，不可能的。据我看，冰冰的简朴、肯吃苦的劲儿一点都没变。问题是，一个条件足够好的专业队，至于刻意弄得这样艰苦嘛！”

“对了，你那女儿，不光给养娇贵了，还学来了一套一套西洋的‘独立’、‘自由’。”叶隼冷蔑地一笑。“越来越跟常人不一样了。”

“冰冰从来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她认为是对的，就会……”

“队里有规定！”女教练高声嚷道，“队规就是队规，用不着她再来判断一回！”

沈思清解开风衣扣子坐下来，一副不屑争辩的样子。

“说实话，叶练，我这次来，就是打算来个彻底解决的。”

“彻底解决？哈！怎么个彻底解决？”

“练，或是不练。”沈教授简单明了。

“什么什么？不练？接沈冰冰回家？”叶隼脸上又现出那种怪异的嫌恶。长期的教练生涯，使这位清俊而带着英气的女子时常习惯性地做出种种恶相儿，蹙眉咧嘴拧鼻子的，以增强自己的威严和震慑力。

“不能这样了，不能这样下去了。”沈思清苦恼地摇着头说，“不行就干脆接冰冰回家，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最了解女儿，冰冰本质上是很倔的，主意也很大，弄不好会走极端……”

“她近来已经当众顶撞我两次，忒极端啦！账我给她攒着呢！”

“我觉得她在价值判断上大体上是清楚的。可正因为这样，她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才更让我这做爸爸的不放心，整天忧心忡忡啊。”

“啥价值判断？就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多事！”

“冰冰今年十八岁了……”

“十六岁！”

“十八岁，叶练你很清楚的。这样一个女孩子，打球已经打了十三年了。过去的一切，所有的艰辛、汗水，所有的成功、挫折，都是她该当经历的，我们不后悔；付出了十三年的年华，我们也不后悔。但这总得有个限度。到了她十八岁，我忽然觉得不能让她再这样生活了，以后再这样下去就不对了，我的心过不去了。”

“你别忘了，沈思清，”叶练跳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沈冰冰还远远谈不上成功呢！你们打到这份儿上，她付出青春，你们付出心血不说，还付出了十几万块的花费呢！现在怎么着，扛不住了？想当逃兵？你这软蛋知识分子！”

“我这是……软弱吗？”沈思清抬起头，一脸的苦恼和茫然。

“就你们孩子娇贵！就你们这些人事儿多！就你那颗心叫心！沈冰冰就是受了你的坏影响！那股子独立劲儿都是你教的！都是你挑唆的！”女教练越说越气，直至情绪失控，抄起队员床上的一些绒布小熊、小狗，一件件向沈思清砸去。“就赖你！就赖你！……全都赖你！”

沈思清扬臂护住自己的脑瓜，喊着：“哎！哎！叶练，你冷静点！冷静点叶练！……”

叶隼猛地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

“叶练，叶练……”沈教授一脸歉疚地走到她跟前，双手在胸前胡乱擦抹着，俯下身，旋即又远离了些，不知该怎么做才好，恍惚觉得这一切真就由自己引起似的。

沈思清随叶隼来到俱乐部少年培训班的训练馆。宽敞的馆内分四档摆放着二十几张乒乓球台，四五十名少年球员在热火朝天地训练，

跺脚声、喝喊声此起彼伏，数不清的白色乒乓球在球台上、地板上跳弹、滚动着，嗒嗒嗒声如疾雨响成一片。

“我觉得八个人一起出走，也出不了啥大事，不会有太大危险。”

“难说。现在这些女孩子。”叶隼嘴角向下撇着，做出一种恶相儿。

“之前有什么大的冲突吗？激烈的那种，或是很刺激很伤害的那种？”

“没啥大事儿呀。”

“真的没有？叶练咱现在可不能再有什么隐瞒啦。”

“我也就要求严，督得严呗。小小不言的磕磕碰碰免不了，你说的那种，严重的，绝对没有。”叶隼看上去真的很困惑很无辜。

这时，一只乒乓球滚到他俩脚边，随后一个矮小女孩跑过来拣球。

“抓紧啊。”叶隼低声对她督促了一句，还朝她屁股轻轻踢了一脚，然后转脸对沈思清介绍，“上海人，七岁，手感不错。”

“我估计实际年龄应该是九岁。”

“报的是七岁。户口页上是七岁。”

“我们冰冰也是九岁离开英州，来省城训练的。我的天！当时她也就这么大点儿吗？”沈思清仿佛对当年的事不敢相信。“家长们真豁出去了，大把的花钱送孩子来练球，学业也不要了，就这华山一条路了，整天的整年的这么练、练、练。”

“不这么练咋儿能出成绩？咋儿能在中国乒坛立足？”叶隼是教训的口气，同时瞟了他一眼。“不过，绝大多数都没戏，像沈冰冰那样条件的孩子太难找了。”

“说实话，我一听你说她们出走，真吓坏了。”沈思清满眼愁郁。“不过，我主要是害怕纪律严惩。你们的队规队纪，乒乓球界历来的规矩，都是很严很酷的。好家伙，这祸闯得可不算小啊，要因为这事

挨个狠罚，给开回去，这么多年的心血、生命，还有你说的那十几万块钱的花费，就全都白白顺水漂走啦。”

叶隽惨淡地一笑，说：“出了这么大事，俱乐部老总吓坏了，也不敢全都瞒着盖着，早上已经跟大队和省体育局做了汇报。他这个总经理毕竟是官封的，就怕官。”

“可以理解。”沈教授知道，华鼎乒乓球队顶着一块看似商业性的俱乐部牌子，而实际上就是功勋卓著的省女子乒乓球队，隶属于省体育局下辖的省体工大队。俱乐部制只是为日后体育市场化、商业化而搞的试运行，便于收费办培训、搞创收，消化一些赞助资金和市场收益，但本质上还是计划体制下国家财政拨款的官营体育机构。

他俩进了专业队员训练馆。空旷的球馆里灯光明亮，许多张墨蓝色的球台都空着，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角落几个女队员在挥拍训练，白色的乒乓球在球台上嗒嗒蹦跳着。

“抓紧！抓紧！”叶隽突兀地喊了一嗓子，声音尖利刺耳，把她身边的沈思清吓了一跳。

在这里，年轻的女教练一下显得高挑了些，也更有分量感了。

女队员们怯怯地看看她，然后相继投入训练。别看这些女孩子也就十五六岁年纪，却已经都是挣国家工资的专业运动员了。培训班的那些交费训练的少年球员若是能取得进这个馆打球的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就算修成正果了。

俩人跟练球的队员相隔一档球台，低声交谈着。

“体育局廖副局长刚刚来过，紧张得要命，说如果到明天这个时候队员们还不回来，就得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和乒羽中心。那事儿可就更闹大了。是杀是刚交给国家乒羽中心拿意见，交老蔡那儿，他们可从来都是敢办敢罚不手软的。乒乓球是国球，一贯的都是光荣历史，大红大紫。这回可好，一个堂堂省队，国内有名的强队，多次立功受奖的集体，呼啦啦走了一大半，真叫……出大丑了！”

这时，熊保安一溜小跑进了训练馆。

“叶练叶练，外头来了两个电视台记者，扛着机器，要采访采访您。”

“他们闻到风儿啦？”叶隼大惊失色。

“看样子不像。说是要您谈谈近来的成绩，宣传宣传咱省的乒乓球。”

“不见，不见！告诉他们，现在封闭训练，不接受采访。”看熊保安到了门口，叶隼又尖声嚷道，“绝对不能放记者进来！”

“对对，有必要挡一挡记者。”沈思清说。他也担心响动造大了不好收场，对孩子们不利。“这些记者就喜欢出事儿，出爆炸性大事儿，弄不好一小时后就会满城风雨。”

“这要是泄了密，可真够得上爆炸性新闻了。”

“那你这回……为什么没瞒着我，叶练？在我印象里，你对我可从来都是不信任的，拒之门外的。”

叶隼用一种幽怨的眼光看看他，然后摘下肩上的红色运动背包，放在球台上，从里面取出八部手机，一些笔记本，还有一捆信件。

“我需要你帮帮忙。只有你这大专家，研究教育学、心理学的大教授，能帮我分析分析，这些女孩子到底是咋想的，都在琢磨些啥。”

“这是队员们的日记和信件吧？”

“我从她们床上和箱子里找出来的。”

“我们怎么好看人家私人信件？”

“这有啥？教练收队员日记看，训练日记啥的，是队里的惯例呀。现在出了这么大事，非常时期，这些东西肯定能提供一些线索的。”

沈思清点点头，说：“那倒是，那倒是。”

“得尽快找到她们，尽快！”叶隼焦躁地来回踱着步。“而且，我还想知道，她们为啥……这么恨我？球队，俱乐部，管她们吃，供她们穿，给她们提供大好前程，可她们……为什么要反抗？”

“好吧，我可以帮你们分析分析。”沈思清答应了——就是说，答应看那些日记和信件。

叶隼的手机彩铃响了。她走开几步，去接电话，刚说了几句，就脸色大变，煞白煞白。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立刻就去……”

“出什么事了？”

“赶紧走！你得跟我去。这些东西你在道儿上看吧。”

“好好。”沈思清忙着把那些本本和信件收进自己的旅行包。

俩人急匆匆向外走，到了门口，叶隼猛地回过身来，望着那几个正在训练的女队员，又尖利地喊道：“抓紧！抓紧！”

女孩子们像突然的被上紧了发条，起劲地挥拍扣杀。

白色的乒乓球在球台上来回蹦跳着。

4

四年前的一个晚上，省人民体育馆内鼓声阵阵，掌声如潮，全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华鼎队”对“六通队”的比赛激战正酣。

银球在墨蓝色球台上来回疾飞，有时场内鸦雀无声，只有这只小球跳动的声音。华鼎队的横板攻球手朱小北在前台凶猛地拉着弧圈球，而六通队的削球手王婷婷位于中远台稳健地一板板把球削回来。华鼎队是主场，多数观众都是她们们的热情支持者，每当朱小北得分，馆内数以千计的观众都会群起欢呼，热烈鼓掌，还有激越的鼓声助阵。

沈思清和十四岁的沈冰冰坐在看台上，专注而紧张地看着比赛。

“爸你看，叶练急了，站起来了。”沈冰冰指着场内主队教练席说。

“哦——这位叶教练这么年轻啊。”沈思清那是第一次仔细打量这位在省内乒乓球界名声响亮的女教练——一身红装，英姿飒飒，站在

赛场边的挡板外侧。

据他所知，这个叶隼已担任省队助理教练、教练十余年，以严厉、严格著称，现役国手许家妮和朱小北都是自小经她培养、调教后输送到国家队的，她也因此而声名鹊起，威信大增，现在刚刚竞争得到省女队主教练的位子。那时沈冰冰在省体校一边读书一边练球，不久前叶隼提出让她去省队试训，沈思清从五百里外的家乡英州市赶到省城，就是送女儿来省队的。叶练那大名够灌耳的了，可如今仔细端详，也就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场上局面紧张她那儿也急焦焦地坐不住了，站在那儿时而咬咬手指，时而挥拳叫嚷，怎么看都嫌嫩了点。

客队“六通俱乐部”就是强大的河北女队，由名将牛剑峰和白杨领军，第三单打王婷婷也是国内顶尖的削球手，实力当占上风。而华鼎队有新锐国手许家妮和朱小北，颇具冲击力，又占主场之利，有两千多名观众擂鼓助威，也是士气高涨，志在拼下这一场。前四盘双方战成2比2，决胜盘朱小北对王婷婷，杀得难解难分，一直打到第五局。

“哎呀！小北姐有点乱。”沈冰冰见朱小北攻球下网，看出苗头不对。

“实力还是王婷婷上风些嘛。”沈思清说。

“不许你向着河北队！”沈冰冰转过身挥拳乱捶爸爸，耍刁蛮。

“你捶我有什么用，都7比9落后了。”沈思清享受着女儿的小拳头，笑得很甜。

随着上千名观众一声惋惜的浩叹，裁判的计分牌又翻了一页，7比10。河北队王婷婷再得一分，就将拿下这场比赛。

“嘿！爸你看，叶练叫暂停了！”

场边的叶隼朝裁判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把朱小北叫到自己跟前，双手比划着攻球、搓球等动作，布置着新的战术。看台上的鼓声和加油声如排山倒海，分外的激荡人心。在沈思清看来，年轻的女教练在

这个时刻显得分外有光彩，有分量感。

比赛继续进行，朱小北定下心来稳搓，时长时短，伺机扣杀对手中路，连续得分。随着观众的爆彩，记分牌翻到了 10 比 10。

“10 平！怎么样？”沈冰冰冲爸爸得意地一努下巴颏儿。

“人家也会变战术的。”

沈思清话音刚落，河北六通队教练就叫了暂停。

两员战将上场再战，王婷婷不再一味地削，而是削了两板后突然起板扣杀，先得一分。朱小北回头看看叶隼，两个人相视着点点头，看来早有预料，已做过布置。朱小北不慌不忙，以摆短球为主，不给对手起板的机会，控制住局面自己伺机上手，大力拉冲。两个人的比分交替上升，一直战到 16 比 16。

太紧张了，大家都屏息凝神，全场突然间鸦雀无声。

“爸你看，叶练做了个手势，要落点！”

周围好几个观众转过脸来——“嘿！这娃娃懂行啊！”“这小妖精，打专业的吧？”“好像电视上见过。小名将吧？”

“我哪儿看得懂叶练的手势啊。”沈思清故意作出一副傻态。

朱小北在这决战时刻改变了战术，连续拉出高质量弧圈球，用高吊弧圈扰乱对手，然后用大力前冲弧圈冲两个大角。17 比 16！18 比 16！

赢啦！全场一片爆呼。

叶隼站在场边，扬起双臂，向观众招手致谢。一些记者围拢上去，照相机一闪一闪的把身着红运动装的她映照得分外妖娆。

“赢啦！我赢啦！你输啦！”沈冰冰欢呼雀跃。

“看叶练，看叶练……”沈思清的眼睛直愣愣的，真有点发傻了。

在体育馆内的运动员更衣室门前，沈思清与叶隼第一次照面交谈。

“我听说，沈冰冰的家长很特别嘛。”叶教练用一种讥诮的眼光打量着沈教授。“让沈冰冰到省队来试训，是看她条件好，破格儿。可我听说你们家长起初还犹豫，不想让她来？”

“噢，是有过顾虑。”沈思清苦着脸笑了笑。“当时是考虑，省队这边是纯专业训练，而在省体校能坚持正规上文化课，我想至少完成初中教育以后再考虑来省队。”

“初中毕业再来？啥时候来省队，是你们家长考虑的吗？”叶隼嘴角向下撇着，毫不掩饰自己的嗔怪和嘲笑。

“不过我现在想通了，来专业队，也可以接受教育……”

“这机会也许一辈子就一回。”叶隼截断了他的话，挥挥手表示对他如何想通的、来接受什么教育一点不感兴趣。她转向沈冰冰说，“给你机会就得抓住，要珍惜。你们家长就别自个儿还有一套想法了。”

“叶练我懂。”冰冰很乖地点点头。

“好啦，进队里去吧。”叶教练指指运动员更衣室的门。

“冰冰你先等一等……”沈思清还想再嘱咐点什么。

“队员送到了，你们家长就没事了。”

沈思清迟疑着，考虑着要不要跟女教练握握手再走，留神注意着对方有没有伸手的意思。

叶隼没有握手的意思，转身欲走，忽而又想起了什么，拧过身子灰脸对他说：“逢你们这样人家的孩子，一般都不能吃苦，金枝玉叶似的。我看看吧，不行就退回去！”

沈思清觉得，这个胜负场上斗惯了的女性，是有意要灭灭他。

1比0。

留下女儿一个星期后，沈思清来省城讲学，星期六顺便去了华鼎俱乐部看女儿。球队周六、周日的上午也要训练，下午休息调整。他

带女儿来到位于俱乐部后身的省体工大队田径场，坐在看台的水泥台阶座位上，辅导冰冰读课文，写作业。

休息日里田径场空空荡荡的，是个清静去处。沈思清能跟女儿这样单独呆一会儿，真感到无比的享受。他慈爱地看着身边把本子垫在膝头专注地做作业的女儿，时不时捏捏她瘦嶙嶙但蛮有肌肉的肩膊，抚摸一下她那留着短短男孩子发式的脑瓜。女儿偶尔侧过脸来，俊俏、灵动的大眼睛瞟一瞟他。他忍不住俯身过去亲亲她粉嘟嘟的脸蛋儿。亲一下，再亲一下。作业再重要，时间再紧，也得放一放先亲一下，再亲一下。这比啥都打紧，比啥都重要。女儿懂爸爸的心思，会把脸蛋儿递过去给爸爸亲。

语文题做完，开始做平面几何证明题的时候，身穿宝蓝色休闲连衣裙的叶教练走上看台，向他们这边走来。

“叶练。”沈思清主动打招呼，起身迎了几步。

“我说你们家长不要来得这么勤好不好？”叶隽小脸儿有点冷。“大老远的，哪儿这么多闲钱、闲工夫？”

“我来省师院讲学，顺便看看孩子。”沈思清觉得这再自然不过。

“你倒是有便利。”叶隽这是第一次把他称作单数的“你”，而不是复数的“你们家长”。她走到冰冰身边，歪着脑袋看看她的作业本。“你这儿画什么玩儿呢？”

显然她不知道那是什么。

冰冰扬起小脸儿说：“平面几何，要证明 $\angle ACB$ 大于 $\angle CAB$ ……”

“得得得得，别跟我来外语。”

“我给她补一点课。解这种几何题，可以锻炼人的逻辑思维，使他们平时不大用的另一个脑区得到正常发育。”

“什么什么？另一个脑区？你意思说不做这个题人就不能正常发育咋的？”叶隽做出一副恶相儿，好像他身上哪处特别不是味儿似的。

“必须承认，接受这些教育，这些思维训练，对孩子们的全面发育是非常必要的。”

“是啊——这方面你是专家嘛。”

“不过，我近来开始修正我对教育的看法，或者说试图拓宽教育的范畴。”沈思清很实诚、很认真地要阐述一番。“我准备研究一个新课题。这课题该叫‘乒乓教育’。”

“啥？‘乒乓教育’？你还要研究乒乓球啊？”

“我越来越觉得自小接受乒乓球训练，本身就是接受一种教育，有助于人的完善发展。你看，一个乒乓球运动员，能从这个体育项目中学习、汲取多少健康、有益的东西啊——精神层面的，国家荣誉，爱国激情，人生的高境界等等；思想层面的，集体荣誉感，良好的品格，正确的胜负观等等；还有心理层面的知识，生理层面的知识，物理动力学的知识，总之，很多的很全面的知识和训练，完全可以使从事这项运动的青少年形成健全的理性和人格。”

“嗯，新鲜！”一声轻笑，也不知是褒是贬。

“就说语言表达能力，还有我方才说的逻辑思维能力。许多乒乓球选手都没怎么上过学，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在正规学校读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中断了学业；后来在训练间隙断断续续念过一点书，若用学校的标准衡量他们，显然……都很难达标。不过，你看李菊，在谈话时表现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达不到的；你看刘国梁，丰富的语言，清晰的分析，对事物本质的透彻把握，用准确的概念表达出来的能力，更是对以往狭隘的教育观念提出了挑战。所以我想……”

“哟呵！”叶隽打断了他的唠唠叨叨。“你这位家长真要鼓捣出点新玩意儿来啦！”

“还都是一些初步意向，离真正的课题研究还远呢。不过，我说我在送冰冰来省队的问题上想通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拓宽的教育范畴